

白
年
金

下



浙江文艺出版社

司馬翎作品集



白雲令

下

「台灣」司馬翎 著

侠

目 录

第一章	寂寞人间 惆怅天外	榆树谷中悲画角 白骨门下念劫尘	1
第二章	若死若生 疑真疑幻	邀斗尊前尽高手 重逢劫后非前人	58
第三章	身手已超凡 道涂空劳魄	只欠侠胆 初逢魔君	109
第四章	岛上现侠踪 湖畔留心印	君何潇洒 妾本温柔	159
第五章	炼神物群妖起妒心 救良朋少侠多机智		209
第六章	修竹流翠 古剑飞红	诸女怜英侠 孤身救美人	258
第七章	探骊得珠 纵心借酒	奇珍认明主 劫祸有前因	306
第八章	佛法无边 天门有路	缘留四十年后 身隐三百人前	352
第九章	天门盟主出 神庙玉人来	秘探隐情伴落魄 因思往事不留痕	396
第十章	自古英雄皆寂寞 于今壮士未销磨		440
第十一章	飞霜野外 落魄灯前	宝物去留凭缘法 玉人悲怨剩劫痕	484
第十二章	旧日香闺魂梦 今朝宇寰风云		529
代后记	一代宗师司马翎		573

7 探骊得珠 奇珍认明主 纵心借酒 劫祸有前因

上回说到韦千里被三个武林中一等一的老魔头，联手将他迫坠解剑潭中。

这三个老魔头两个是昔年名震天下的邪派高手九大恶人，一是双首人蛇毕相，一是长蛇阮伦。

另一个老魔便是当今黑道仍居首位的白骨门掌门人，七步追魂董元任。

他们三人的年龄，加起来在二百岁以上，却合力对付一个年仅二十多一点的韦千里，光是从年龄火候上而论，韦千里也万难抵当。

那解剑潭的潭水大半由冷水汇聚而成，奇寒澈骨，而且浮力极弱，鹅毛也载浮不住。

韦千里不懂水性，扑通一声，跌入潭中，登时直往下沉。

他心中一慌，骨嘟骨嘟地连喝了四五口水，差点儿便呛住气管。

所幸他练的是玄门正宗内功，最能收摄心神，就在他生死一发之时，猛可敛气凝神，收摄住纷沓杂乱的心神。

在内功好手中，通常都练就屏息闭气之功，韦千里虽然没有师承，但妙在他自练的内功，为天下正宗至妙心法，这时心神一定，便自然而然地闭住一口气，任得身驱下沉。

潭水除了奇寒澈骨之外，别无其他感觉。不似失足落在其他

水中，必有沉升上下的感觉。

眨眼间已掉落了两丈多深，忽觉脚下一股大力，从横刺里涌到。他身形为之一侧，改直降为平躺的姿势。

那股大力源源不绝，使得他颠七倒八，身躯一直翻滚，旋转急流。

原来两丈以下，便是一个绝大的漩涡，这段暗流长年不息，水性再好的人，遇上这等漩涡，最是惧怕，简直无法脱身。此潭潭水比之常水不同，更加令人心惊。

韦千里感觉出自己正被一股大力，托住回旋翻滚，飞驶不已，但他头脑却保持清醒，心中也没有惊惧之感。

滚滚急驶了好一刻，最少也沿着亩许大的潭壁转了数十个大圈，身躯渐沉渐低，忽然触着潭底嶙峋怪石，韦千里大吃一惊，生恐这股力量太大，若是无意中被石尖撞着穴道，定必昏死！连忙缩腿拳身，蜷做一团，一面运气遍布全身，护住要穴。

在潭底转了一圈，身上衣服均已破碎，还幸他的气功佳妙，护住全身，竟没丝毫损伤。

他乍着胆子睁开眼睛，起先一片昏花，但瞬息间已能够瞧见数尺之物。

这时身躯随着漩涡驶流正急，但复见大大小小的黑石白石，如走马灯般在眼前一掠即逝。

他保持着清醒，心中暗自叹口气，忖道：“我韦千里不死在白骨郎君上官池之手，也不死在小阎罗曲士英及后来诸魔手下，却葬身在这可怕的寒潭中，命定如此，也没奈何！”

忽然诧异地转了思路，想道：“听董姑娘说，此潭潭水奇寒澈骨，好些尝试探潭的人，都熬受不住。但我如今已深达潭底，仅觉得有点寒冷，却不致于忍受不住，莫非我内功已经很高明了么？”

“咚”地一声，他的头颅碰在一块突出的大石上，直撞得他天

旋地转，头昏脑涨，幸而他的头颅不亚铜铁之坚，才不致于脑浆迸裂。

韦千里一摄心神，忽觉自己已经是头上脚下，那股冲激不休的大力，似乎分散了一点。这时他本能地运力双足一蹬，右手一式“仙侣解珮”，破开一道缝隙，左手向下扫去，使出“焦明冲天”之式，一股湿力，冲破头顶压力。

三下力量一凑，但见他有如激矢……冲波破浪，笔直向潭顶射去。

要知他的轻功绝妙无匹，已能跃达五丈之高，这一跃已运全力，双手招式巧妙，将压力均化解于无形，是以等如在平地努力腾身一跃，刹时穿过这层漩涡，又一径穿出上面两丈深的静水，破波而出。

头颅一穿出水面，立刻张口换了一口气，翘首回望，不由得叫声苦，原来此时人在潭中心，四面距离岸甚远，无法腾登岸上。

仅有一点令他稍觉安慰的，便是潭边石亭静悄悄屹立，已没有半个人影。

他的人影有如昙花一现，转眼又沉没入水中。水泡如一串珍珠似地冒升上来。

底下那层漩涡，只一刻工夫便转得他不知东南西北，但他沉住气，拳曲身躯，任得水力将他冲卷涌驶。好不容易又沉到水底，他睁大眼睛，等候着机会来临。

眼前一黑，原来是一块寻高丈的大石，挡住去路。韦千里微微一凛，只因此石棱角锋利，若然将撞上去，虽然不死，也得受伤。

说时迟，那时快，韦千里两臂叫足劲力，右掌向大石击去，左掌却一式“分化拂柳”，化解冲来的水漩巨力。

微闻“轰隆”一响，那方巨大的石头，吃他以内家真力震得移开尺许。

韦千里身躯已经轻轻贴在巨石上，这时他便发现漩涡水力的厉害，在于水中的人或物因无法用力，因而越冲越快，越快则冲力越大。此刻他附身石上，足需以一掌破解掉六成水力，便毫无压死之虞。

刚刚发现这一点，蓦又想起这方巨石既能移动，则附在地上之力不大。大凡体积越大之物，因受冲激的面积加大，是以压力更大。既然这块巨石并非生根潭底，何以又能屹立？

凝眸一想，便低头观查，忽见石根处现出一个洞口。他沉下一点，脚踏在洞口边缘，便发现那洞口似乎相当大，却被这方巨石遮住，若非他一掌震开尺许，便连这一点洞口也看不见。

他收回右掌之力，身躯移离石头数尺，水力汹涌冲至，韦千里趁势以左掌发出一股湿力，顶住漩涡水流的冲力。

这一来，他的身躯便猛然向大石撞过去。韦千里拿捏时候，右掌疾击出去。

他巧妙地将本身力量以及左掌感受到的漩涡冲力，都移至大石上。

微听“隆隆”一响，大石又移开两尺。

这时他可就看出这块大石敢情其下有根，深插潭底，但根幼身大，故此可旋转而不会顺流而去。

底下的洞口大了两尺，竟有隐隐彩晕映入眼中。

韦千里右掌用力，向石上一按，卸了涡流冲力，沉入洞中。

只见此洞甚大，但光彩泛射，全洞俱亮。洞中水温暖如春，登时都觉得舒服无比。

彩光照映中，洞渊有一条长达两丈，径约两尺的黑鳞怪物，僵卧不动。

这条乌鳞怪物头上有角，腹下两对巨爪，隐泛乌光，看来锋利异常。

韦千里大吃一惊，想道：“这不是传说中被纯阳真人用屠龙剑

杀死的蛟龙么？呀，它的尾巴果然断了一截，看来传说中竟然不诬！只不知它现在是否已死——”

他暂时不看那条形以蛟龙的怪物，转眸四望，只见彩光来处，竟在洞中央的地上。

洞中的水不但温暖异常，而且具有浮力。一如寻常江河之水。

韦千里飘过去，只见彩光发射处，竟是一颗龙眼核般大的浑圆珍珠。这颗珠嵌在一枝满是绿苔弯曲枯枝上。

他俯身捡将起来，那根枯枝软绵绵的附鳞奇物，以及那颗彩光流转的珍珠，直向洞口飘去。最奇怪的是彩光到处，他虽在水中，却有如在陆地上看物，同时还有一种舒适的感觉，虽是屏闭住呼吸，却十分自然，一点也不难过。

韦千里回头看看那条僵卧不动的龙形怪物，心中急于离开此洞，咬牙跃出洞外，方要扶住巨石，免得被涡流冲走。

哪知身外一轻，竟然全无压力。韦千里有点欣喜欲狂，横走数步，如履平地。

如此现象，分明是手中珍珠之力，他四顾一眼，走到潭边石壁下，用力往上一纵。

“呼”的一声，一条人影挟着五彩缤纷的光晕，破水而出。

这一回因是缘壁跃出水面，故此他毫不困难，便上了岸边。

手中珍珠彩光立时收敛，他狂喜地刮掉那根形如枯枝上的绿苔，转眼间，现出真相，却却是一条软绵绵的暗红细鳞剑鞘，长达四尺。

那颗珍珠用一根细如人发的金线穿系着，可以放入剑鞘口内一个特制小囊内。

他的眼力不比寻常，已看出系珠的金线，竟是由数股更细的金线绞在一起而成。由此可知原本极细，竟不知是何质料。

潭中忽然起了一阵奇异，韦千里向潭中望去，只见整个解剑潭都泛现出漩涡，汹涌疾转。

他大吃一惊，想道：“莫不是那条蛟龙复活了？啊，不好，那条恶龙若是复活，因这颗丽珠被我取出之故。如果那条恶龙能够离潭，带起大片水头，所过之处，皆成洪泽，我这个祸便闯得大了……”

想到这里，一身冷汗。

韦千里昔日曾佣工在黄河船上，因此常闻黄河决口时种种神话，而对于“龙”的传说，更是耳熟能详。据一般传说，掌管风雨的天龙，俱在大海或九霄之上。只有一些与龙同类异种的恶蛟之类，一旦从蛰伏之处出来，能够带起千重巨浪，所过之处，尽成泽国。人畜田园，无一幸存。

他亲眼见到洞中有条僵卧的蛟龙，正与传说中仙人斩龙之言相符，尾部被斩去一截。如是因这颗希世之宝的珍珠被他取走，因而引起大劫，也许在邪恶之徒，认为并不要紧，但韦千里非是这种自私自利的人，却不由得不敢出一身冷汗。

他想了又想，面上神色阴晴不定，终于咬紧牙根，扑通一声跳下潭去。

一落水中，手中珍珠大放光彩，照得一潭皆亮，纤毫毕现。

他缓缓下沉，所过之处，漩涡立即消失。同时潭水也不复如以往般寒冷。

韦千里更加感到这颗丽珠的宝贵处，真舍不得就此放手。

沉到潭底，刚好在那块大石侧旁，忙移过去，乍着胆子跳入洞中。

放眼一看，不由得大惊失色，原来那条长大惊人的恶龙，已不见踪迹。

他清清楚楚地记着那条恶龙，乃是卧在靠壁的地上，但如今空无一物。

此洞巨大之极，约有十丈方圆，但凭着彩光照射，却看得清清楚楚。特别是那条恶龙，体长逾两丈，还不是一目了然？

韦千里在心中叫声苦也，眼光再射过恶龙曾卧之处，忽然心一动，走过去细看。

只见细沙上露出一截红色的细棒，远看不经看，但走近一看，却看出是柄古剑。

韦千里欣喜欲狂，忖道：“这柄剑本来深插沙中，又被龙身压住，一定看不见，但如今却自动露出来，敢是神物有灵，自知应该出世，故此显示灵异，让我韦千里看见么？”

一边想着，一边伸手拔将起来。一道红光应手而起，虽在水中，犹可感到剑上寒气森森。

这柄古剑长达四尺，宽仅两指，薄如纸片，但平持手中，却不弯曲软垂。

韦千里略一挥动，红光闪闪，发出丝丝刺耳之声。韦千里已具内家上乘身手，登时声出此剑锋利无比，在潭水中挥动时，宛如在空气中极快地挥动，而生劈风之声。错非极为锋利，纵是内家高手，也无法在水中挥剑劈水发出这等声音。

他奋然想道：“这番可以和那恶龙斗上一斗了，此剑名为屠龙，它还能不怕么？”

主意一决，立刻出洞，左手举起珍珠照射，右手持剑，小心翼翼地四面搜索。

珠光到处，潭水静止不动，清澈异常。

忽见靠右边的潭壁下，嵌着一截长大的身影。

韦千里在心中大叫一声，持剑疾扑过去。他左手持珠，举在身前，潭水竟无丝毫阻力。

转眼间已扑近，谁说不是那条恶龙。韦千里不敢贸然迫近，先站定观察。

只见那恶龙浑身黑鳞，在珠光照耀下闪耀出万点乌光。

两对利爪扣住潭底石头，双眼大如碗口，睁眼瞪着韦千里，似是伺机欲动，但又不敢神气。

韦千里心跳加速，自家也可听见声响。但他想到此龙一定害怕手中珍珠，故此空自瞪大眼睛，却不敢妄动。

一人一龙，相持了一会工夫。韦千里暗暗对自己道：“韦千里啊，也许今日你真个要归天了，但这有什么法子，你总不能因贪心之故，而任得恶龙肆虐，淹死无辜乡民啊！”

他一面叨念，一面逐步移去。

恶龙的双眼瞪得浑圆，但有一点非常奇怪，便是它由始到终，全不动弹。

韦千里已近到六尺之内，右手稍沉，剑尖直指恶龙。

陡然运足内家真力，但见剑尖微颤，蓦地刺向恶龙那颗巨大的头颅。

“嗤”地一响，剑尖已刺入恶龙双眼之内。

韦千里防那恶龙反击，疾然闪开。但觉手中屠龙剑锋利无比，刺入龙头中，如戳豆腐。

那条恶龙动也不动，眼睛也不动转。

韦千里心中叫声怪事，想道：“这恶龙生像已死，但不可能啊，如是又死，又怎么能从洞中出来？”

这时他闪在侧边，复又一剑砍去。剑光过处，把龙身划开一道口子。

龙身上毫无鲜血流出，他沉住气，放大胆大迫近去，挥剑一划。

那么粗的龙身，立刻分开，韦千里眼光到处，只见龙皮之内，空空洞洞，只有粗大的白骨，全没半点血肉。

韦千里这时才敢确定恶龙早已死去，而且年代极久，故此除了躯壳保持原状之外，内中的血肉均已朽腐化掉。

他若知这条龙的皮，可以制成刀枪不入的盔甲，一定不会轻易放过。但韦千里一则不知，二则大为欣慰恶龙已死，他可将屠龙宝剑携走，高兴得想不起别的事来。

他这柄屠龙剑乃本是玄门无上降魔之宝。剑鞘上的骊珠，有镇水避火之灵效。故此当这颗骊珠尚在洞中时，洞中潭水平静异常，丝毫不受外面漩涡急流影响。但当他取出潭外，漩涡便卷入洞中。却因该洞甚大，是以影响整个潭的潭水，连上面那一层本来平静无波的水面，也起了漩涡，发出异声。

那条恶龙遗骸，因血肉已化，是以份量甚轻，吃水流一卷，便出了洞外。

韦千里焉能得知此故，是以庸人自扰，虚惊一场。但错非他心存忠厚善念，那柄屠龙剑会否到他手中，也成疑问。

他大大放心，吐一口气，水泡直冒上去。这才惊觉此身仍在水中，为之暗中失笑，正待转身离开，忽然瞥见那条乌龙四只脚爪，乌光闪闪。

韦千里福至心灵，过去挥剑一削，红光过处，五只利爪掉下来，长约两寸。

通通削下来，一共是二十枚，他放在囊中，然后贴着石壁，尽力一跃。纵出潭外，长剑点在石壁下，微一借力，便上了岸。

宝剑归鞘，斜挂背上，这时发现一身衣服都尽破碎，大白天如碰见人，一定把人吓坏。

但他还是兴高采烈，反正这地方甚是偏僻，便准备到夜间才动身入城，不拘什么法子，先弄一套衣服用用。

取出一枚龙爪细看，只见这枚龙爪体长约两寸，有一点弯曲。尖端锐利无比，乌光泛射。

试将之向石头上击，火星溅射中，石上已陷了一个洞。

韦千里大喜想道：“这桩暗器，不论任何护身硬功气功，都难以抵挡，还有这柄剑……”

想起背上的屠龙剑，心痒难禁，便撤出来，随手使了两招，利刃劈风之声，特别尖锐刺耳。

他更加开心，试以九阴掌法，改变为剑招，起手两招甚是顺

手，第三招“星移斗移”，剑光在上盘转个大圈，跟着第四招是“卞庄刺虎”，满空剑光忽然尽敛，化作一道火龙似的，向前疾射出去。

只听他“咦”了一声，满脸俱是惊异之容，怔怔地凝视手中长剑。

原来当他一剑电射出去之时，忽然感到剑身厚度不够，故此急剧变招时，力道不顺，未能直达剑尖，甚且有点软软弯垂之感。

这一招如在对敌时，乃是险着，倘若真气不能贯达剑尖，不但无能伤敌，甚至要反被敌人乘隙攻入，死无葬身之地。

他怔了一会，认为自己必需熟暗此剑性能，方可用以克敌，否则神物虽得，却不能致用，岂不可惜。

于是他用心地练起来，一招一式，俱是全神贯注，运足真力，心眼手合而为一，慎重之极。

可是多使数招之后，便发现不仅是早先那一招才会真力不贯，其后还有不少招式，也有同样毛病。

这个俊美的年轻人有点急躁起来，寻思一会，又继续舞剑。

要知剑乃兵器之祖，易学而难精。韦千里一身武功，虽然已入高手之列，但若以掌招溶入普通剑法中，尚可不失真髓，威力仍在。然而目下他这柄宝剑，乃是玄门上古异宝，形式尺寸俱与常剑不同。其中大有学问，并非朝夕间便可领悟，他虽具有绝代身手，却仍难立刻摸出此剑特质。

看看练到天色全黑，肚腹早已雷鸣，饿得他兴致已失，随步走到石亭中休息，只等再黑一些，他就直奔襄阳，设法弄一套衣服穿了。

这座石亭因有那边纯阳寺的道士打扫整理，是以尚称整齐。

亭中间本来竖立一块石碑，上面刻着一副图画，乃是记述昔年纯阳真人解剑屠龙图。但方才已吃长蛇阮伦一掌击折，是以满地俱是石屑。

那方折断了的石碑，已经飞到石栏边，幸有石栏挡阻去路，是以没有跌坠泽中。

韦千里走过去，俯身捧起那块石碑，走回原处，竖直放好。他的用意是免得明日被神祠中的道士发觉之后，大惊小怪起来，惊动世俗。现在放回原位，因折断处并不平稳，是以嵌回原处，等闲不易发觉，也不易推倒。

但刚刚放好，便又皱皱眉头，怀疑地瞧着那方石碑。随即再次提起那块石碑，摇动一上，只听石碑中簌簌发出声响。

他耸耸肩头，想道：“这一定是当年那个刻碑之人，捡了一方坏石头，竟然中有洞穴，是以摇动时发出声响，我不须多管这些闲事。”

现在兴致大减，只因除了在剑法上，遭遇上莫大困难之外，他又没有练过暗器，这二十枚利可催石成粉的龙爪，在他手中，等如是暴殄天物。

他等了好一会，实在忍不住腹饥，便开始动身直奔襄阳。

不久便望见满城灯火，韦千里想想自己身上实在太不像样，只好在路旁一处阴影中蹲下来，等候那灯光灭却大半时，才逾城进去。

蹲了好一会，忽然三条人影，疾如电逐星驰，转瞬间经过他所蹲之处，疾然隐入他来路的黑夜中。

韦千里看出这三条人影，正是迫他下潭的三个老魔头，心中大凜，屏息不敢动弹。等他们走过之后，长长透一口大气，道：“幸亏我没有直闯入城，否则不迎面碰上才怪哩！”

自庆幸之后，却又彷徨起来，不知自己是立刻进城好，抑是再等一会。

他犹疑了好久，还不能决定，忽然又听到微轻的步声，从远处直奔襄阳城。

韦千里并不在意，只因那三个老魔头脚下轻灵已极，虽然到

了近处，仍然难听到声音。故此不加以注意。

但步声却移动得快如奔马，转瞬间已来得切近。这等速度，错非那三个老魔头，决难办到。诧异之下，迥首观看，赫然三条人影，一高两矮，有如奔雷逐电般飞驰而来。

但见那个高得惊人的长蛇阮伦，肩上托着一方形如早先那方石碑的东西，但却用一件长衫裹住，是以看不出是什么东西。

这件东西一定甚重，故而那长蛇阮伦，为了要跟上双首人蛇毕相和七步追魂董元任两人，脚下便无法不弄出声息。

不过这仅是韦千里这等高手才听得出来，其实轻微得比落叶之声大不了多少。

三个魔头一言不发，转瞬间又掠过他埋伏之处，直奔入襄阳城去。

韦千里本来一肚子义愤，皆因他以为长蛇阮伦肩上之物，乃是一个人，但细看之下，怎样也看不出半点人形。

当下肯轻举妄动，等他们过去之后，又舒了口气，耐心等候。

好不容易觉得城中灯火已稀，他站起来，舒展一下筋骨，便向城中扑去。

入了城中，街道上已静无人迹，他斗然一怔，想道：“如今店铺俱已关门，我到哪里去买衣服？”这个问题看来不大，其实却不易解决。因为韦千里曾在镖行中混过，知道自己半夜三更去敲门买衣服，一定令人疑惑，不须天亮，黑道中人以及六扇门中的眼线，都会得知此事。

那七步追魂董元任乃是天下黑道盟主，若听闻此事，又问出他的相貌，岂能不知他已逃脱大难？

如若被他立刻得知讯息，又将有一场大麻烦，说不定连背上屠龙宝剑也保存不住。

有这种难题，他便不敢惊天动地去拍开专卖衣服的店铺。

他皱着眉头，无目的地在黑暗的街道上走着，蓦又发觉如此

踉跄在大街上，也是感人注意的事，便急急忙忙折入一条小巷去。

七转八转，已不知转到什么地方，四下已是穷巷陋室。

忽见一座菜园，灯光闪射出来，他走过去一看，原来在那菜园中，一间破屋子，里面还点着灯火，光从窗户中透射出来。

窗前一个人伏案而坐，有时低头沉思，有时仰面向天，摇头摆脑。

韦千里认为这个人八成是疯子，正要离开，忽听琅琅出声，传入耳中。

他停住脚步，侧耳而听。只听那人读孟子那几句“天之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

韦千里微微一笑，兴起同情之感。要知他当年在榆树庄中，有个书呆子的外号。其后为衣食而奔走江湖，也自日夕不释卷，故此对于落魄而多幻想的读书人，他最能了解其中苦况和心境。

这个书生苦读至今尚不就寝，可以想见其用心之苦，而其境遇之惨，却也可从菜园中这间破房子而看出来。

他微笑走过去，悄无声息地掩到窗边，只见书生相貌诚厚，五官端正，福泽甚厚。

那书生停手剔剔灯火，微叹一声，突然又曼声长吟道：“风月岂唯他日恨，烟霄终待此身荣，未甘虚老负平生——”

韦千里忍之不住，问道：“不甘虚老负平生的书生叫什么名字？”

那书生陡然一惊，站了起来，探首出窗外一望，哪有一丝人影？

他面色灰白地坐回椅上，韦千里又飘落回窗侧，道：“你不须惊恐，我并无伤害之心，适才见你深宵犹自苦读，故尔相问。”

那书生听他语气温和，实在不像会害他人，便舐舐嘴唇，道：“小生李慕曾，幼失怙恃，家贫如洗，幸有族叔供养，并令习文。詎料年前族叔生意失败，仅堪自给，无法维持小生。迫不得已，

为此间菜园主人看守园子，勉强维持膏火之资……”

韦千里道：“原来如此，你向学之心可嘉——”说到这里，忽然掠过一念头，便继续道：

“咱们总算有缘，我可助你膏火之需，但无功不受禄，我亦有所求于你！”

那书生面色变了几回，才勉强道：“不知小生何能略效薄棉？”

韦千里道：“你不必多疑，仅需将身上衣服脱给我，佛家所谓种因得果，我今取你一袭衣服，便了却此因，你便不须欠我，岂不两全其美！”

书生更是目瞪口呆，低头看着身上衣服，实在破旧得不成样子，窗外之人，取之何用？

正在想时，韦千里已取好几片金叶，约有五两之多，轻轻一掷。

金光一闪，落在案头，李慕曾低头看见，不由得又呆住。

其时百物皆贱，五两金子，省吃俭用，足足可用三四年之久。

韦千里催他道：“衣服呢？快点行吗？”

李慕曾闭目道：“语云临财勿苟得，李慕曾虽然贫寒，却不敢忘掉此言！”

韦千里暗自跌足，心里埋怨道：“这小子真是难缠，果然是个正式的书呆子，穷得这般模样，却还讲究临财勿苟得！真气死人也……”

埋怨也不管用，那李慕曾闭着双眼，动也不动。

韦千里道：“好吧，你要怎样才算不苟得？”

李慕曾暗自奇怪窗外的人何以不生气，赶快道：“小生并非不通情理之辈，但求阁下一现庐山，小生看了好安心些！”

韦千里毫无办法，应声好字，探头到窗口可见之处？

李慕曾大吃一惊，差点儿连人带椅，翻倒地上。

韦千里不悦道：“你大惊小怪干什么？难道我的样子像个坏人